

澳洲国会召开“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听证会

【明慧网】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澳大利亚国会召开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听证会。来自各党派议员包括自由党、工党和绿党在内的上议院和下议院的成员出席了听证会。澳洲执政党成员还邀请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及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出席。

跨党派议员出席 建议采取行动

在听证会上，上述两位调查员公布了自己长达十多年的调查结果及最新证据。这是跨越澳洲各党派都关注的问题，麦塔斯和乔高同时对各党派成员的提问做了详尽回答。大家为

此展开积极讨论和提出可行建议，希望做一些什么来制止活摘器官。

国会议员：感到自豪能一直和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

澳洲国会议员克雷格·凯利说：“多年前在进入国会工作前我曾经作为商人到中国旅行，我发现在我下榻的酒店，大部分的旅游手册都有一个用蹩脚的英语诋毁法轮功的传单。多年后当我了解到法轮功真相后，我一直和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并为此感到自豪，我会尽力制止这一罪行。”最后他表示一个由不同党派议员共同拟定的动议案正在准备之中，并将在明年年初在联邦众议院提出。◇



上图：听证会结束后，部分参会者及麦塔斯和乔高来到国会外草坪前与澳洲法轮功学员和社会各界人士聚会，敦促澳洲政府通过动议案，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和强摘器官罪行。

图片新闻

加拿大三城市大游行 天国乐团受欢迎

每年的圣诞节前夕，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多伦多天国乐团都会受到很多城市的邀请参加圣诞大游行。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和二十日两天，天国乐团应邀参加了多伦多市、尼亚加拉瀑布市和汉密尔顿市三个城市的大游行。有华人称法轮功队伍到哪都是最壮观的；主办方称乐团演出带来光明；西人赞法轮功队伍最受欢迎。三场大游行的现场都有很多主流媒体做现场直播和报道。◇（下图：多伦多圣诞大游行中的天国乐团）



明慧简讯

活摘罪行震惊丹麦医学界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八日，“医生反对强摘器官协会”国际组织在丹麦“医生日”活动中设立展台，曝光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不少参加活动的医生和参展人了解真相后，在征签表上郑重地签下自己的名字。

斯坦福大学放映《活摘》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晚在位于美国旧金山的著名学府斯坦福大学放映了纪录片《活摘》，该片揭示了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并获得包括皮博迪奖（美国电视媒体界最权威奖项）在内的多项国际大奖。观众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罪恶感到震惊。多位专家学者表示，中共活摘是事实并且还在发生，应让更多人了解，共同制止这罪恶。◇

俄罗斯姑娘尤莉亚

【明慧网】十八岁以前，我不会这样去描述任何一个熟识的朋友，甚至是自己的亲人。但是，我碰到了这样一个人，让我禁不住说：她是世界上最善良的人。那个人就是尤莉亚。

我和尤莉亚是在俄罗斯巴普罗夫师范中专学院上二年级的时候认识的。当时，她是十一年级毕业后，来到我们班的。记得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她待人真诚，善良和助人为乐。此后，我们关系变的越来越亲密，成了很好的朋友。

一次，她和我说起她是一名法轮大法（法轮功）修炼者，并且和我说了关于大法修炼方面的情况。开始我没当回事，想着每个人的兴趣爱好不一样。但是，随着我们越来越深入的交往，我明白了“真善忍”三个字对于她来说不是一句空话。她的那些让我钦佩的好的品质都是因为学炼了法轮大法。在这么一个善良阳光的人面前，我也



想变得更好，我注意到了自己的不足，并且正在努力改进。我想让“真善忍”三个字也成为我的人生信条，希望我也可以骄傲地说出自己也是法轮大法其中一员。（文/ 伊琳娜（俄罗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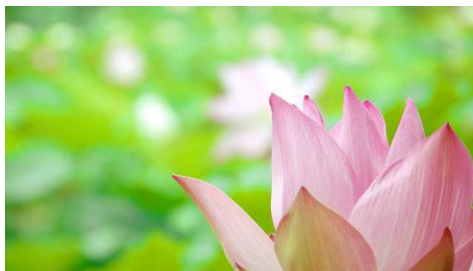
昔日泼妇 今朝善人

【明慧网】我从小身体极差，一年到头头痛，弄不好就感冒发烧，还有严重的胃病，禁忌多，酸辣陈臭都不能吃，吃饭尝不出味。我二十来岁时，身体却虚得像个老人，牙龈总出血，每天早上都要吐一大口血，冬天总是一个大火篮不离手，畏冷怕寒。

我脾气更坏，谁要惹着我，轻则破口大骂，重则大打出手。大家送我一个外号“五阎王”——这里人说阎王里，“五阎王”最厉害。

丈夫脾瘾大，他一玩起来，我饭都不能到口。我只好硬撑着，天天和丈夫吵，弄不好就打架。一次大吵后，丈夫气呼呼地说：“我走了，十年也不回来。”后来他在外面还找了一个女人。这对我无异于晴天霹雳，我非常绝望，总想一死了之。当看到两个年幼的孩子，只好一次次打消了死的念头，等把孩子拉扯大了再“走”吧。

一九九八年，我有幸成为了一名法轮大法弟子。读了宝书《转法轮》（法轮功主要著作），我终于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是要返本归



真，要看淡世间得失，我也知道该怎么做人了。

那时候一天到晚我有空就读法轮功书籍、炼功，心里那个高兴劲没法形容，早上一起来就高兴。身上各种病症不翼而飞，我什么都能吃了。我对师父的感恩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修炼法轮功前，我与邻居结仇。那是一九九七年，邻居家的一群羊吃了我家的麦苗。我知道后找到他家里去要赔偿。他家女的说赔尿素，我不依；男的说赔麦子，我也不依，后来就破口大骂，再后来，我就与他妻子打起了恶仗。两家从此成了死对头。

一九九九年六月，邻居家的两头牛跑到我家棉花地吃了我家的棉花。他们领教过我的厉害，吓得不得了，女的主动来我家道歉：“我家的牛没管好，吃了你家二、三十棵棉花。对

不起。棉花会‘翻起来’（重新长起）的，到时我们还要赔你棉花的。”我当时一听有点心疼——那几年棉花很贵的。转念一想，我是大法弟子啊，是修“真善忍”的。我就安慰她说：“畜牲无栏圈嘛，吃了算了，没多大事，你们莫放在心上。”他们家感到不可思议，对我感激连连。

从此，我们两家成了亲人。一次，他们外出打工前，把钥匙交给我，并托我照看他们家。我笑着说：“你们信得过我吗？”他们说：“别人我不信，你，我信。你是什么人呀？”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邪党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邻居夫妻俩不畏邪恶，经常以我为例子说大法的好话。

由于我时时用法大要求自己，处处替别人着想，大家都认可我。儿子说：“妈妈要不是学大法，我们家早就散了。”丈夫也体贴我，支持我炼法轮功。村里的人都羡慕地说：“这可是一家好人家。学法轮功的人就是好。”大家现在知道法轮功也是正法修炼，有人就把我叫作“何仙姑”。◇（文/静香）

做好人被劳教 仇学燕控告江泽民

【明慧网】天津大学博士生，原籍山东省青岛市的法轮功学员仇学燕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九日向最高检察院控告元凶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导致她二零零二年被绑架，并遭非法劳教，受到精神及肉体上的折磨。现年四十三岁的仇学燕要求最高检察院追究江泽民的刑事罪责，让世人看清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以下是仇学燕在《刑事控告书》中叙述遭迫害的事实：

我从一九九八年在天津大学开始修炼法轮功。法轮大法真、善、忍的道德原则使人心向善，道德高尚。随着修炼大法，我变得越来越善良、宽容，看淡名利，身体上也发生着巨大的改变，多年的月经失调也不治而愈。我由衷地感谢师父李洪志先生，感谢法轮大法！

从一九九九年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迫害法轮功的运动后，我遭到精神上、学业上、到肉体上的迫害。

被剥夺学术前程

二零零一年三月，我在天津大学博士毕业。在做博士论文期间，本来有机会拿到奖学金，就因为我修炼法轮功而被学校取消。后来在老师的再三请求下我才被准许答辩。我的答辩非常成功，但仅因为我修炼法轮功，只发给毕业证，剥夺了我的博士学位和留校的机会。我带着无奈离开了天津大学，在青岛海洋大学（现中国海洋大学）读博士后。一年后，学校知晓我仍修炼法轮功，当即将我开除学籍。二零零二年四月中旬，海大保卫处贾处长和海大的老师一行四人开车强行将我退回天津大学。当时海洋大学的校长是管华诗。

遭绑架、关押、非法劳教

二零零二年九月一天晚上九点左右，我在上海市闵行区公寓里被闯入的上海市公安局四、五个警察绑架、抄家。然后我被带到一个宾馆后面的一间小屋，关在一间大铁笼子里。被四、五个警察五花大绑强行拍

照。之后上海国家安全局警察对我进行四十八小时车轮式审问，连续四十八小时不准睡觉，我困得睁不开眼时，警察就拍桌子、敲打地面，把我震醒。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初，我在天津河西看守所绝食抗议非法超期关押，被强行灌食。多名男警察在看守所田所长的指使下对我强行灌玉米粥，管子从鼻孔插到胃部，非常痛苦。因为我不配合他们灌食，当天晚上又被将手和腿铐在一起，就这样弯腰铐住将近一天一夜，不能站，不能睡，也不能坐，只能弯着腰撅着，那种痛苦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后来因为来例假才被准许手和腿分开，并解开手铐，但一直戴着脚镣。就这样脚镣一直连续戴了七天左右。后来我遭非法劳教，被劫持到天津板桥女子劳教所。



▲ 酷刑演示图：毒打

遭“攻坚”迫害

二零零三年三月至九月，我被劳教所隔离，进行所谓攻坚迫害——就是强制放弃信仰，每天后半夜一至二点才睡觉，早晨四点半就被叫醒。

因我拒绝看洗脑录像，被狱警和几个犯人关在小房间里殴打。几个犯人用我的防寒服包住我的头，对我拳打脚踢。连续殴打我近一小时。狱警队长韩金玲抓住我的头发左右开弓扇脸，打得我眼冒金星，头脑发晕。

遭酷刑迫害

因为揭露劳教所对我的迫害，我被多名狱警强行铐在木板床上，其中有孟姓狱警。手被吊铐在床上，脚被狱警用绳子分开捆在床的另一头。整整五天五夜没有松开，大小便都在床上。当时天气很冷，我只穿一件毛衣，身下只有木板（被褥被狱警撤掉）。一位好心的犯人因为将我的防寒服垫在我的腰下面，而被狱警训斥并加期。在寒冷的夜里我被冻得瑟瑟发抖，腰部剧烈疼痛到不能睡觉。有时困的不行，稍一打盹又被疼醒，折磨得我精神几近崩溃。

我因为双手被铐在床上，无法上厕所，一直强制憋到第二天上午。我的小肚子就像吹起的气球。在我一再的请求下，狱警才准许我从床的一角解掉铐子，在十多个女劳教人员及狱警的注视下，整整尿了一满盆。然后又被继续铐在床上。狱警授权吸毒犯王娜包夹我，每天只能用一个盆子在床上拉尿。为了不麻烦别人，我不再喝水，每顿饭只吃四分之一一个馒头，一周不大便。

遭奴工迫害

二零零二年至二零零五年被关押期间，我在天津板桥女子劳教所被强迫超强度的奴工，从早晨六点半开始，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除了每天三次，每次十至十五分钟的吃饭时间，其余时间基本都是在干活。不仅没有工资，受伤后还要自己花钱治。

奴工劳动包括被迫扛每袋一百斤的豆子，从运豆的卡车一直扛到一百五十米远的劳教所大楼，再把拣好的豆子扛回到卡车上，就这样一天来回十几趟，我一个人一天就要扛两千多斤。有时一天缝三十多双鞋，连续缝了十多天，常常缝到十点钟才允许休息。因为长期的用力，导致痔疮发作，不断地便血（出狱后测量，我的血色素只有4.6克，而正常值为十一至十二克）。医生建议保外就医，但劳教所不准。◇

大难无恙 福自何来

【明慧网】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晚上七点四十分，江西九江市修水县马坳镇游家村东津蒸压灰砂砖厂一台锅炉发生爆炸，造成一人重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轻伤三人，直接经济损失约九十万元。锅炉解体，整个筒体由原位置向左后方向腾空而起，飞越一座小山头，落在荒地中……

我是湖北省人，一九六一年出生，今年五十四岁。上述事件发生前我负责该砖厂安检工作。锅炉爆炸时，我离炉门最近，而重伤死亡者离炉门较远。按常理最危险的应该是我！当时，只听见一声轰鸣，地动山摇，巨大的爆破气浪将我冲出五十多米，跌落在一间低矮的石棉瓦屋顶上，再从屋顶滚落地面。

当我清醒过来时，发觉自己躺在修水县医院的病床上。医生对我进行了全面检查后说：只是皮外伤！三天后我便离开了医院。后听别人介绍：

我所跌落的屋顶下是一间用双层卵石垒成的猪圈。爆炸后圈里的一头大肥猪当即被震死，游家村村民的玻璃窗几乎全被震破。

听了这些，真是后怕啊！

回想起来，我之所以大难无恙，决不是偶然的！我意识到：与我顺应“真、善、忍”真理、保护法轮功学员有直接关系。一九九九年以前，法轮功传到我们那里，经大法学员介绍，我借来《转法轮》认真通读了一遍。读的过程中，倍感亲切！读完之后，感触颇深。我虽然没修炼法轮功，但“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转法轮》）这个宇宙的理一直深深地铭记在心底，并用这个标准来对照自己的为人。同时，在我任干部期间，一直保护我地的法轮功学员，因此，他们的修炼从未受到过干扰。

在此，我和我全家老小衷心感谢大法师父李洪志大师的救命之恩以至永远！◇

—识别假新闻—

中共党媒炮制出所谓 1400 例，诬陷练法轮功自杀、杀人，死了 1400 人，仅举一例：

重庆市永川区双石镇的龙刚，家住双桥街七十号，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龙刚死后，一个姓杜的记者采访他的妻子，把一些诬蔑法轮功的话写在纸上，叫她照着念，并给了她二百元钱。

龙刚的父母投书明慧网说：“儿子确实有精神病，当时是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谁也抹煞不了的事实，作为他的父母，我们必须说真话，不能昧良心。



《封神演义》毒誓应验故事的启示

《封神演义》中殷郊与殷洪两位纣王的儿子，年幼时因纣王听信了妲己的谗言，诛妻杀子，被纣王逼得走投无路。危难之际被玉虚宫门下广成子与赤精子两位仙人救去。两位大仙不仅救了他们性命，还将两位皇子抚养长大、传授他们一身道术，以待他们顺应天时助周伐纣、替母报仇。

但殷郊和殷洪下山后却受申公豹的蛊惑，没有遵循师命助周伐纣，反而是保纣伐周。下山之前殷洪曾向师父赤精子发过誓，若改了意愿，便“四肢俱成飞灰”；殷郊也向师父广成子承诺，若有违师命，甘受

“犁锄之厄”。两位殷下本就是随口一说，在申公豹的诓骗之下也不信会真的有如此报应，反而觉得自己作为纣王的亲子，保纣是理所应当的。

殊不知天命不可违，话一出口，即成誓约。头上三尺有神灵，对天发过的誓言终究是要应验的。后来殷洪绝命于老子的太极图中，真的四肢灰飞烟灭了；而殷郊也被几大仙家夹在岐山之中，受犁锄之厄。二者都应验了自己所发的誓言。

智慧的人都知道不能乱发毒誓。可是当前人们深受无神论的影响，随意发誓，不考虑后果。尤其

是在加入中共“党、团、队”组织的时候，都举着手对血旗发誓：甘愿为其奉献生命。这一系列程序，当今的人们以为不过是走个形式，殊不知，这就是一个完整的祭祀活动。发过的誓约，不管你有心无心，誓言总有一天是要兑现的！

中共诓骗人们对它发誓——把生命献给它，那有一天是不是就真的会要了这些无辜民众的命呢？法轮功学员劝人们在海外网站发表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目的是请神灵用正义的力量为人们解除这恐怖的誓言，以免他们有一天沦为邪恶的牺牲品。◇